

# 重走鹅湖驿道 乡巢

汪华光

咏梅

唐代高僧大禅师,在鹅湖峰顶山创建慈济禅寺。北宋时,禅寺由峰顶山移至官道旁。鹅湖寺,由此而生。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《鹅湖之会》亦称《鹅湖之辩》,就发生在鹅湖寺。鹅湖之会成功召开,有两人的作用一位被低估,一位被埋没。鹅湖也因此一举名扬天下。但是,为会议买单、后勤总管,对铅山有功的鹅湖寺住持,不但他的作用被埋没,甚至连名姓、法号也不知。这不能不说是一憾事。

3月2日,8时,我与录文师傅、护龙庵的小师傅开车,三人从县城出发。录文师傅在年轻时陪同从美国回来的郑诚章先生从峰顶山走下来,经烟蓬里到石井庵。日久路况变化。录文告诉:“鹅湖书院那一头的老路,电话问果东师傅,他讲多年没人走堵塞了。”我想起双合老人讲石井庵那边的路伙开了。

“去石井庵。”到庙,达成师傅讲:“庙里没有开路。”

“那,106个踏步,你知道吗?”不知道。”

“后龙石呢?”

“对面那几家新屋,就是后龙石人,我们过去问问。”

有三四位妇女在菜地里干活。我们走到近前,与她们交谈。

三人经水库上去随卵石往前走了里把路,小石桥右侧有石。录文扒开柴草,果然中间一洞如咽喉,名副其实。再往前到了卵石斜面踏步,一级接一级。应是106个踏步处,我们没有计算。走到顶上,左边山头新开有似黄色馒头,走上条垦带,一株株绿橘已一尺来高。路右边长藤缠绕的树旁,剩一残亭。中间的古道,已被翻开的黄土机耕道所取代。远处对面山上,长方形建筑物白色屋顶在绿色映衬下格外亮眼。一条白色飘带系在山腰。啊,明白了那就是村公路、养猪场。我们站的地方应是新岭头,永平与鹅湖的交界处。下到堤坝17分钟,上时23分(中稍停)。乘车经许家到路中亭、白土祠。下车往祠内一瞧,木梁上写着三圣公等字,原来这就是村人口中赫赫有名的三圣公。继续向前到双头铺。从石井庵乘车到双头铺约20分钟。

烟蓬里。双头铺行车到这10分钟。停车处左侧有一白发老人,正在屋前忙活。我们向老人打听:“鹅湖岭在哪,过去的驿道在什么位置?年纪更轻些的邻居接话:“路堵了,没法走。”

老人:“可以走。我前天还到上面捡笋壳。鹅湖岭就是那条路。以前的驿道就走我家门前这里过。”

继续向岭上走去。草木丛生,有刀砍的痕迹。有一段从山边弯过去,绕开堵死的老路。岭头,左侧有一坍塌土祠。下岭走了一小段,堵塞不通返回岭上。在我们来路右侧,录文拨开柴草,靠山处露出石块垒的残墙。“找到了。这就是立在路中的亭子。”诚如老人所言,回到停车处。

再上峰顶山。吃饭时想起一件事,问果东:“我转给你滕振坤先生写的鹅湖峰顶渊源系统表还在吧?”还在。”这是滕老半生心血亲笔写的。有它才不会糊涂源头在哪?丢了它就丢了根。最好把它刻在碑石上,让大家知道!”答:“好!”“喝了一杯茶,即下山。

稼轩乡岩前村,车到庙前停下,清代石雕庙门显出原貌。寺名弘济禅寺。大雄宝殿塑起三尊大佛像,两边十八罗汉,北墙文殊、普贤菩萨。中间四根大木柱,东北红松又高又圆。整个殿宇气势非凡,金碧辉煌。脑中忽然闪现鹅湖寺大殿,与这有些相似。柱子很大黑色,没有这么高,殿内没有这么亮堂。慧海师傅讲,新殿建好,来了一群乌鸦,怎么也撵不走。抬头看,殿中屋顶下,黑点舞动。善男信女虔诚伏地,鸟粪天降,敢怒不敢言。佛祖慈悲,一声不言,其意难明。欲求善果,先问心安。紧挨后面的是千手观音殿堂,金光闪闪,新旧旧殿。再到侧面,一栋新建的楼房。下面是膳堂,工人正在装修。

观音寺也曾是有热度的寺庙。鹅湖之会后四年,朱熹从崇安到观音寺候旨、养病,陆九龄从金溪来这会面。气氛融洽,交谈甚欢,朱熹和诗,补交作业。观音寺相会,实是鹅湖之会的延续。在两位大师的相向而行、共同努力下,在喜剧的气氛中徐徐落幕。他们之间的交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,后世的楷模。观音寺见证这一切。为鹅湖之会上圆满的句号。2000年,我受南昌大学郑晓江、杨雪骋教授的委托,与龚红、小林冒着酷暑,天热心更热,在紫溪乡坑口村下源坞找到观音寺。原庙已毁,村民自建两栋瓦房。铁路横拦从涵洞钻过,一般人不知哪里是庙。从寻找确认,陪同专家教授等来过数次。守庙人换过几轮,其间寺虽也有扩建,只可惜未显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我与录文、护龙庵小师傅进入庙内。庙主下源坞人,诉说疫情这三年没什么香火。”问:“住在庙旁那家男主人,就是他从前庙前田里将崇寿石匾捞起的。他的名字是什么,从那次之后未再见过他。”回:“叫周火旺。田不是下源坞的,属于港里生产队。他家后来搬进村庄里去住了,本人已不在。石匾不知哪去了,是不是卖到外地也不晓得。现在庙前新屋住的是从庄里搬来的另一家两兄弟。”当年守庙的那位女居士呢?”是外村无儿无女五保户,下源坞请来守庙的。没有文化,大家叫她财神妈。几年后,离开这里,到别的地方去了。”稍坐一会,出庙返回。

鹅湖之会,鹅湖驿道,是先贤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从鹅湖寺到鹅湖驿道即永平北门桥头全长15里,山岭稍有斜坡,坡度不大。整条道路,80%以上保持原状。石井庵到烟蓬里属精华段。

鹅湖驿道是历史文化遗产,是铅山的金色大道,是极其珍贵不可替代的资源。



石井庵到烟蓬里10里,步行个把小时,运动量不大不小。道路两旁绿树、油茶林,空气清新。漫步其间,似在氧吧里遨游。若此能成功运作,就如抓住哑铃手柄,轻举两头,实现三个联结:联结新老县城;背靠武夷山而生,因矿而兴,曾建中央直属铸钱院。孕育连四纸、河红茶等的永平古镇。以水而生,水运而兴,拥有十大码头,九弄十三街,十多座全国各地会馆的河口古镇。联接两个县级景区:鹅湖书院风景区,葛仙山风景区。联结两大国家级公园:鹅湖山国家森林公园,武夷山国家公园。辐射、带动石塘、紫溪、陈坊、湖坊、稼轩、新滩、仙人寨、太源、篁碧翁乡等地,血脉畅通,全盘皆活。我县旅游市场将被点燃,一跃而变成宽幅度,多层次,多姿多彩的文旅胜地。

“胡马依北风,越鸟巢南枝。”腊月年关,我的车子裹挟着一路风尘,最终还是稳稳当当地泊在了村口的老屋旁。

村口是果蔬大棚。留守少年们骑着自行车,打着唢呐,在大棚间的机耕道上一路狂奔。这使我不可抑止地回想起青春的画帧。那时候,蝉鸣流淌,稻田青翠,日光澄澈,整个村庄沉浸在极致的电影美学里。我们仿佛在拔节灌浆的青苗,放学途中,大声朗诵着课本里的句子,不知疲倦地追赶。日影西斜,稻田里的白鹭翘首望向归巢的方向,果断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我们仍像不知归巢的野鸟,纵情游荡在渐渐升腾起的暮霭里。直到村子上空的炊烟若有若无,我们才带着一丝惶恐和眷恋各自奔向熟悉的老屋。当年的伙伴,都像长大了的鸟儿,有了自己的窝巢。

我按了按车喇叭,院墙里就闪出邻居大妈的身影。她双手叉腰,挺着胸膛站在院墙边等候。母亲嘴角微微扬起,瞬间就出卖了她故作镇定的内心。父亲中年病逝,母亲离村随我到城里多年,两个老姐妹一定盼着春节相聚,好多说些体己话呢。

靠着邻居时常打理,老屋还维持着从前的模样。推开老屋尘封的大门,厅堂墙面上,父亲的微笑依旧安详。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陈旧的相框,抚拭起那张年轻的脸庞。父亲是个乡村木匠,为人讲究有榫有卯,把子女教育得像他弹的墨线一样规矩规矩。

收拾好屋子,邻居家的炊烟就已经开始撩拨味蕾了。大妈在阳台晾晒着腊肉和腊肠,在暖阳下发出醇香的亮光。大妈是个巧主妇,从前,一到冬天,她家的屋顶上,常常铺满了准备晾晒腌制的白菜。炊烟在屋顶上弥漫开来,白菜在鱼鳞般的瓦屋顶时隐时现,总使我惊疑那是神仙的菜园。

腊月虽不比城里那么热烈,那么豪放,但它就像一锅文火熬制的高汤,散发出醇厚的浓香。母亲利落地处理好鸡鸭,将它们退毛洗净,倒挂在上架火灶,还有那张桌面已有细细裂缝的八仙桌。八仙桌是父亲亲手打制,淡紫的漆色也是他一手调制的。

年迈的奶奶早早坐在了八仙桌上首,笑眯眯地看着我和妈妈忙碌。在她眼里,儿女团圆,烟熏火燎,饭菜飘香才是最简单极致的幸福。

夜幕降临,爆竹声此起彼伏,火药的幽香将村庄团团围拢覆盖起来。我们围坐在八仙桌上,菜肴冒着热气。我默默点上一根蜡烛,为自己倒上一杯老酒,对着母亲和奶奶,深深地鞠了一躬,一饮而尽。这入喉的烈酒,算是对父爱的千言万语的告慰吧。母亲的眼眶湿润,窗外的灯火吉祥温暖,烟花照亮了整个村庄,门前老枣树依旧做着春天的梦。人世间的悲欣交集,一瞬间尽在心头眼底。

吃完年夜饭,饭后闲坐,酒酣耳热,正是灯火可亲的时候。我踱到门口,望向漆黑的夜空。夜空里,烟花明明灭灭,带给人希望与满足。在烟花声中,在追逐打闹中,在笑语欢声中,我看着这一群乐人,这一巢有所庇佑的人,顿生欢喜。

## 我的瓦尔登湖

彭彦婷



姚源水库是横峰县境内最大的中型水库,库容1100万立方米,沿岸斗折蛇行,从卫星地图上造型颇像博物馆展厅里呈放的秦汉玉龙,龙首是水库堤坝,龙嘴正对着岸边的一座庙宇,龙尾位于余塘村,龙爪分别位于窑源和上湾。听学生们说,他们的爷爷辈在当年几乎都参与了水库的兴建事业,那是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的年代,民风淳朴,人人充满干劲,一呼百应,港边老百姓们担土挑沙的长队伍在青山间蜿蜒,颇为壮观。

姚源水库的美,不分季节,不分时间,她就像一个风格多变的全能型女明星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我习惯早早起床,摸黑爬上大堤坝,一个人坐在台阶上,面朝东方,静候日出。

当时是,天微微亮,一枚月亮,像玉钩,挂在寂寥的天空,昨晚繁密的星星,也只剩下三五颗。从不远处的村落依稀传来几声鸡鸣,也有虫和鸟的声音,风轻轻吹过我的面庞和长发,带来了水汽的清涼。湖安静地朦朦胧,四周的山,也都朦朦胧,渐渐地,天慢慢慢慢脱出一缕红色来,天边的云彩,开始一点一点地描着湖水,不是深红,不是艳红,是那种可爱的浅红,是小姑娘害羞时颊双颊泛起的红晕。云霞越堆越厚,好似燃起了一堆篝火。那篝火越烧越旺,越烧越旺。我平静的心也随之欢腾起来,紧紧盯着远处天际,眼也不敢眨上一眨,一个红彤彤的小圆球从云霞堆里蹦了出来,瞬息间,小圆球膨胀起来,从里面射出万道光芒,太阳诞生了。湛蓝的湖水瞬间也变了色,倒映了各种红色金色,风格一刹那由低调变得张扬炫目,金波闪烁之间,野鸭子们在水面钻上钻下,追逐嬉戏。一叶扁舟从这湖光山色的风景画中缓缓驶过,在水面留下一道长长的划痕。

春季的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、油桐花次第开放,映照在水面,像爱美的女生们在顾镜自赏。初夏的夜晚,萱草又开始漫山遍野了,拳头大的松果俯拾皆是,五彩斑斓的雉鸟扑棱着翅膀在林间小径穿行,爬出湖水来晒太阳的大王八,正趴在岸边石头上享受,忽然瞥见有人来,惊慌失措的划拉着小短腿迅速往水里逃窜。还有水库旁一大片碧绿的草甸,时常卧着三条水牛,刚好是一家子。

一百多年前,有一位美国青年借了一把斧头,走入瓦尔登湖畔的山林,建起了一座小木屋,过起了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简朴生活。我在姚源水库行走,与隐居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,时空交错间,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。

## 徽商单士修为余绍祉梓印《晚闻堂集》

汪稳生

婺源县木商单士修为隐士余绍祉刊印《晚闻堂集》诗集故事传播甚广,至今不时还被人经常提起。

余绍祉,字子畴,号疑庵居士,婺源沱川人。是个奇才异士,他爷爷是进士,嘉靖年间任南京太仆寺卿、四川左布政使。子畴十八岁筑室鄱山读书。他擅长诗歌和书法,还会弹古琴,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“晚闻堂”。信奉佛教;一瓢一衲何托迹僧寺”,钟情于山水。生于明万历丙申(1596),故于清顺治戊子(1648),如沱川三角坞衢云庵等就是他兄弟几个读书之处。虽然只活了53岁,但一生充实、乐观,与文为伴;不售筑室田间著书学道”,云游名山大川各地山水,在婺源鄱山和高湖山写吟诗作赋长达10多年。留下大批诗稿,不少都藏匿在民间,就文化品位《婺源县志》载:兵宪唐公良懿称其学在朱陆之间,晚谢绝世缘。明末时,曾经有位江西名贤这样说过:“天生黄山数片石易,而再生子畴(绍祉)一异人难”。

余绍祉潇洒大度,喜爱山水,不计较名利,一生写了大量的诗稿,很多手抄本都散落在民间,没有人去帮他搜集整理出版。直到他去世189年,到了清道光丁酉年(1837),他的诗稿引起了个人的注意,他就是思口外和公村人单士修,此时单士修通过经商发了点小财,也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,加上他好儒,也喜欢读书,于是决定出版梓印余绍祉的诗集。为本邑文化事业添彩。

单士修,字佩纶,号问梅。婺源县思口镇河山坦村委会外和公村人氏。徽州商人亦商亦儒,特别崇尚文化,不但自己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,而且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。他父亲单芳宗在南京和芜湖一带经营木业,做了许多好事善事,如金陵义济堂施棺襄助钜数,婺人乡会两试均殿职。”芜湖设置义渡计不下数千金”等。单士修承父志也经营木业,生意更上一层楼,赚了不少银两。父亲的德行也再次发扬光大。最重要的是他敬重已过世的文化名人,如明末的乡贤隐士余绍祉,还有鸿儒汪双池。

单士修从小懂事,七岁母故,是继母无少拂意(不合心意)的地方。外和公村与绍祉墓地不远,久闻老辈人讲余绍祉读书著诗传奇故事,从小就对余绍祉才华特别欣赏,他写的诗手抄本读了不少,虽未曾谋面,但早有神交,长大成人后,也时常把手抄诗集放在枕头下。经商有建树赚了钱,就开始谋划整理梓印出版对公众发行。

婺源城自清代印刷堂号已有数家,最有名是文和堂与文林堂,清代道光年间(公元1821年)蚩城就有文和堂,还有一经堂,这些都是书店,兼木刻印刷。余绍祉梓印书是文和堂木刻印刷的,当时印刷技术已达到了新水平,木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。单士修与文和堂的郑老板本来就是熟人,从余氏后人手里借来余绍祉完整的《晚闻堂集》手抄本,自己先

认真阅读后。把刊印诗稿的事一说,双方说好价格,立马签订了合同。时年木雕印刷成本很大,每个字都要刻成版,还有竖抄,非常费工夫。据了解,花用了一千余两银子,印数有200余套。书成后,单士修将成品书籍赠送给了族人和县内的各家书院,包括紫阳书院、崇报书院及一些书屋收藏阅览,为婺源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。余绍祉所著赋草一卷,诗草四卷,杂文二卷,山居瑣谈、元邸素话、访道日录名一卷。余龙光辑,单一修梓印,齐学滋题图的《晚闻堂集》共计十六卷,共计10余万字。

此后有了首次书刻雕版后《晚闻堂集》曾在咸丰、光绪、民国年间多次印刷,流传了下来。再后来印刷技术先进了,婺源由木刻印刷与石印慢慢转入铅字印刷,版本更多。

《晚闻堂集》一书题词作者余龙光(道光年间在江苏任三县知县)书中写道:(士修)好常绸缪梦寐见先生(绍祉)独行瞻松岫”。单一修(佩纶)素慕先生至形梦寐先生,慕在思溪西冲村分水岭独往拜之。”忽闻此一编如饥得饱,万本岂易书急付梨棗,千载有神交竟如芥芥子”。

《婺源县志》收入了余绍祉诗:《题高湖山双洞》何用结茆屋,双岩正好居。宜禅宜炼药,一住一藏书。

定有仙人馆,新题处士庐。萧然天地外,或者可容余。歙县博物馆收藏的余绍祉游黄山诗卷,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诗卷纵39.2、横280厘米。诗共四首。钤子畴朱文方印,余绍祉白文方印。边有许承尧题跋。

附《婺源县志》录:单士修,字佩纶,号问梅,候选通判,七龄失怙,安顿旁亲。观继母无少拂意,生平敦本明义。为迁娶及和原始祖创建墓祠,旁置书斋俾,宗人肄业并给膏资,又娶北戴公岭修与洪中瀚出资重葺,人称便。尝刻余子畴先生《晚闻堂集》,汪双池先生《医林辑要》,乡贤遗书得以梓刻流传,赖修先为之嗚失云。

单士修,字佩纶,号问梅,候选通判,七龄失怙,安顿旁亲。观继母无少拂意,生平敦本明义。为迁娶及和原始祖创建墓祠,旁置书斋俾,宗人肄业并给膏资,又娶北戴公岭修与洪中瀚出资重葺,人称便。尝刻余子畴先生《晚闻堂集》,汪双池先生《医林辑要》,乡贤遗书得以梓刻流传,赖修先为之嗚失云。

此外单士修还梓印出版了婺源沱川清代学者汪绂,字双池的《医林纂要》抄本,最早的就是道光年间的婺源和源单氏刻本,遭经堂藏版。使这部医学书籍能完整保存下来。

## 周家大院

刘琴



一年半,夏天在烈日的照耀下,缓缓苏醒。初夏季节,最适合到一个有水有风,山花烂漫,风景独好的地方。而陈坊乡砚石源周家村就是这样的一个绝佳去处,它值得你去打卡、探寻。随着夏季逐渐开启,周家村庄上的万物都变得繁茂而秀美,山上的紫薇花盛开得格外娇艳动人。水映山影,宛如一幅山水画。的确,比起春天含苞待放、总带着三分羞赧的拘谨,夏天总是更加坦荡、自由而舒展。在夏季,行走在空旷的田野中,我们也能挺直腰板,舒展四肢,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为那些初夏里纯真而美好的事物,怦然、心动。

抬眼望去,村民房前屋后的果树已逐渐成熟。李子的表皮已经由青色转为淡红,鲜嫩饱满,恰到好处,散发着光泽。此时甜中还带一丝微酸,正是风味最佳的时候。山坡上,只见一片梅树,一片鲜红压枝的杨梅。杨梅的个头比往年大,叫人心生欢喜。轻啜一口,芳香四溢,丰沛的汁水一路从口腔滑入喉头,在唇齿之间肆意蔓延。如此纯粹的甜,身心都因此沦陷,一下子找到了少年时代的味道。这味道里面,仿佛丝丝密密地藏着五味俱全的人生。

砚石源周家是一个小村落,全村只有200多人,拥有260亩耕地,山林面积多达3800亩。在古代,这里满山都是像砚石一样的石头,村里的先祖就赋予它砚石源之名。砚石源周家祖上从小村落于西山周家迁移过来的。在这偏僻的小村落里,有一幢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老宅,村民都叫它周家大院。周家的先祖周成德是道光年间进士,在光绪年间入朝为官,村庄四周的树林,以及山前的稻田,都静守候着老宅,它们彼此相伴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时光。这里没有人潮如流的喧闹,只有洗肺净心的清幽,超尘脱俗的恬淡。把房子建在此处,仿佛落入神仙居住之地。周家大院的正门是气派十足的马头墙,墙顶的线条刚劲粗犷,绘出先祖们的勤劳与执着,劳动创造的美学丝毫不亚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大门上方牌匾上刻有四个大字,因长年遭受风雨侵蚀,字迹已模糊不清,当从村民口中得知上方文字是“瑞麟晴岚”时,再仔细端详字体的轮廓,方能辨认出这四个大字。字少,但含义深刻,从中可以看出周家大院的与众不同和大华贵的气势。大门两边安放一对旗墩石。在古代,只有登科进士才能配置旗墩石。旗墩石象征着身份、地位和荣誉,是光宗耀祖的证物。不同于其他金光灿烂、气宇轩昂的张扬,这对旗墩石更显古朴、踏实。